

## 三鹞子小传(小说)

■ 干祖浩

“好鸟双栖蝶双飞,茶山春色惹人醉。

可恨猎人太残忍,猎我长腿不复归。

凄凄问猎人,何时还我腿? 何时还我腿?”

哀歌是从茅山冲猎人三鹞子对面的茶山上传来的。歌者是一只独腿白色怪鸟。起因是三鹞子的女人吃腻了走兽,要喝野鸡汤。于是,早已上缴了猎枪的三鹞子,就在对面的茶山上安置了铁夹子弓……

翌日,三鹞子将铁夹子弓拎回。女人奚落他:三鹞子你真能吹,你叫我喝鸡汤,野鸡在哪里?

三鹞子将铁夹子弓悠起来,给女人看,且说:跑了,野鸡夹跑了。女人细看,铁夹子弓上死死夹着野鸡的一根断腿。伤口新鲜,血痕犹在。

可怜! 女人说。

你才可怜呢,我对不起你,我许你的野鸡汤“泡汤”了。看看这根断腿,好像不是野鸡……三鹞子说。

三鹞子随手将夹着鸟腿的铁夹子扔在院墙边。

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,对面山坡上怪鸟索腿的哀歌不止,从天黑唱到天亮,扰得三鹞子夜不能寐,神思恍惚。

唱了四五天,哀歌变成了情急切的怒歌——“愤愤问猎人,快快还我腿!快快还我腿!”

大概是第六天上午,当铁夹子弓上的那根鸟的断腿快要风干的时候,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三鹞子的院子。来客不是人,正是那只夜夜唱哀歌的怪鸟,一只独腿白色怪鸟。

这只怪鸟,独腿蹦跳,一拐一拐进了院子。它怒目而视,且四处寻觅,像在寻找什么。

你,有事吗?

有事,有大事! 我来寻腿,快还我大腿!

“理亏”的三鹞子心中发怵,谦谦诺诺道:这断腿,风干了,县医院和中医院我都打电话问过了,接腿手术做不了……

怪鸟不依不饶,以决战到底的态势与三鹞子对峙着。

后来——

后来的情节顺理成章:三鹞子杀了这个送上门的猎物。

接下来的故事匪夷所思。

上门索腿的怪鸟被杀死,静卧院子的水泥地上,雪白雪白的一摊。三

五根长长的尾羽,长约两尺,白亮亮如同一把把利剑。这只怪鸟,似孔雀不是孔雀,似野鸡不是野鸡,似凤凰不是凤凰。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名字。怪鸟的一只眼布满血痕,另一只眼如同一粒红豆,圆睁怒视,似在责问猎人三鹞子:我家住茶山,苍天生我,与你何犯? 你猎我大腿,又夺我性命,天理不容!

静静地悲悲地躺在三鹞子门口的水泥地上,这只白色怪鸟。村中男女老少,都来看稀奇。大喜子的闺女,向三鹞子要走了怪鸟的几根白亮亮的尾羽,说是装饰书房。围观怪鸟的人,有摇头的,有咋舌的,有叹息的,有……

“畜生! 了得!” 骂声和着拐杖敲击水泥地的“嘟嘟”声传来,围观的村民主动让出一条道。有请茅山冲长者——90岁的白胡子李大爷,“参观”怪鸟。

气急败坏的李大爷,哆哆嗦嗦走拢来,用他的拐杖将白色怪鸟拨翻细看,气得那一绺白胡子直翘直翘的,拐杖再次敲击水泥地,响声刺耳。骂声和着涎水,顺着白胡子滴下来:“三鹞子,你个畜生! 这是什么鸟?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,这是白凤凰! 白凤凰是茅山冲的镇山之鸟,镇村之鸟。打死白凤凰,你,你犯了大错误! 打死白凤凰,我们茅山冲要遭报应的! 呜——”

“呼”字还未呼出,可怜白胡子老人,与他的那根敲击水泥地的拐杖,一并倒在的水泥地上,昏厥了。速送医院救治。三天后,白胡子李大爷终于“哀哉”推进了太平间。又三天,葬于茅山冲的茶山。

有人说,李大爷是殉了白凤凰。还有人说,在梦中依稀看见,白胡子李大爷乘着白凤凰,捋着长长的白胡子,向茅山冲轻轻地挥一挥手,飘然飞向西边的天际。

科学地讲,凤凰是一种能飞善舞的奇鸟,只存在中国的神话中。三鹞子打死的白色怪鸟,并非凤凰,而是外行人说不出名字的“鹞鹞”类稀有品种。但是,茅山冲的人,都认为是凤凰。

村中长老李大爷生前说了,打死白凤凰,茅山冲是要遭报应的。长老不是人人都能当得。长老的话,应该是权威的。自从三鹞子打死白凤凰之后,茅山冲在很短时间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悲事。说实话,这真的是一种巧合。但巧合的事,让三鹞子冤哉枉也。

先是李大爷“乘着白凤凰”去了阴国。李大爷之死,他的儿孙们都认为,与三鹞子打死白凤凰有着直接的联系。你三鹞子若不打死白凤凰,老爷子会气急败坏昏厥身亡吗? 白凤凰是镇山之鸟,镇村之鸟,老爷子因你打死茅山冲的图腾之鸟而死,他为白凤凰而死,为茅山冲而献身,可歌可泣。眼下,不要你歌,也不要你泣,只要你三鹞子拿出老爷子的安葬费,白凤凰饶你,老爷子饶你,我们饶你,茅山冲饶你。几经讨价还价,李长腿大放血:拿出2万元安葬费。

紧接着,茅山冲又发生了两桩悲事。先是村东的杨二傻深恶老婆的“麻风病”(整天打麻将不做事)而“自挂东南枝”。老婆闻讯甩了麻将,直奔屋后的板栗树下,扶尸大放悲声——“亲爱的,我可以输了钱,但我不能输了你呀! 你快回来,我做中饭。我做中饭,你快回来……”千呼万唤不回应,杨二傻过了奈何桥。

安葬了杨二傻,刚刚过了头七,村西易小妹又痛饮了半瓶除草剂“草甘膦”。辗转芜湖、南京的几家大医院,终没有挽回生命。呜呼,玉山倾倒难再扶,芳魂枯杀不复春! 自杀的理由太简单:老公出轨了,老公与杨二傻的老婆好上了。

猎杀了怪鸟,赔了安葬费,又把“倒霉事”招至村中,三鹞子这个当年风风光光的猎人,在父老乡亲眼中成了另类,成了瘟神,大家冷眼他,回避他。再兼对面茶山上怪鸟索腿的哀歌,夜夜萦绕梦中,很难睡上一个安稳觉,神魂颠倒,迷迷糊糊,为伊消得人憔悴,而且还患上了梦游症:有好几次半夜三更梦游走进南竹洼的芋头地里下铁夹子弓,因为那里野猪多,成群地窜到芋头地里拱吃半成熟的芋头。这还是次要,最关键的是:三鹞子遭遇不顺,他的女人变了:由温柔的活宝变成了母夜叉。

我俩可能只有这一年半载的缘分,还是考虑分手吧。女人没心没肺地说。

眼泪在三鹞子的眼中打转——活宝,没有你的日子,我还能活命吗?!

回眸那时的良辰美景,三鹞子真的甜蜜蜜。打了半辈子光棍的三鹞子从山外“捡回”一个美娇娘(故事另文详述)。爱情来了,赶紧秀恩爱吧。白日里,三鹞子携娇娘,游山,玩水,采折各色鲜艳的野花互赠示爱。一对有情人,快乐如庞龙所歌“缠缠绵绵翩翩

飞”,“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”。

到了晚上,尤其是三五明月之夜,这对恩爱“夫妻”,在院落里继续演绎爱情的浪漫与缠绵。月色溶溶,清风徐徐。院落里的无名小花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桂花树下,女人杏眼含情,顾盼生辉,着一款白纱新裙,和着优美曲子,轻歌曼舞,且舞且唱——“说什么世俗伦理,怕什么婚姻法规。只愿天长地久,与我意中的三鹞子紧相随……”

呜呼! 此一时彼一时也。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不再,眼下正值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。

夜深深,静思忖:我三鹞子究竟错在哪里? 父母早逝,我从小没上过学,长大了跟随守护山林的舅舅学打猎。为了讨生活,三百六十行,有错吗? 后来政府不准用猎枪了,我守规守法,把猎枪上缴了……

大约在女人正式告别三鹞子的第三天夜里,悲剧再次发生——梦游症患者三鹞子半夜梦游去南竹洼的芋头地,七窜八窜的,一脚不慎落入机关,他此前梦游安置的铁夹子弓夹断了他的左小腿……

寂寞冷院,坐在轮椅上三鹞子,听着手机上的曲子,是刘德华唱的《再说一次我爱你》——

“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,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……”

三鹞子心里感激道:德华在为我的女人而歌。德华的歌,同步为三鹞子的两滴清泪配画外音。

泪眼朦胧,三鹞子依稀看见了他的猎枪和铁夹子弓,还有独腿白凤凰,还有在桂花树下翩翩起舞的他的活宝女人……

人生如猎啊! 三鹞子喟叹。

我三鹞子,猎了飞禽,猎了走兽,猎了水里的王八,猎了别人的女人,最后反被猎去了一条长腿、猎去了感情、猎去了钱财。芸芸众生,为着生活碌碌而猎,猎名,猎利,猎柴米油盐,猎人生百味……猎脚,猎心,猎肝,猎肺,猎鼻子,猎耳朵,猎发辫,猎男人的或者女人一颗心……

秋风乍起,院墙边的一支菊花的瘦黄的花骨朵,摇曳着孤苦伶仃的清影。

莫道不消魂,风推轮椅,人比黄花瘦。

心头一凉。三鹞子自语:该加衣服了。